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負曝閒談  
第二十回 學切口中途逢小竊 搭架子特地請名醫

卻說黃子文正在為難時候，得了田雁門的一個電報，回復他沒有錢了。黃子文賽過頂門上打了一個焦雷。看看時候已是年終，那些派帳條子幾乎踏穿門檻。書局裡的工匠又鬧著要算薪資，廚房裡有兩天不開飯了。黃子文此時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只有咳嗽歎氣而已。直到了送灶日子，黃子文的同志叫做王開化的，偶然走過新馬路，便逕進了華安裡，想找子文談幾句天。誰想他的印書局兩扇門上釘了兩塊木頭，黏著十字式的封皮，是「居安洋行長條謹封」，上邊還有許多帳條子，什麼一品香大菜館八十九圓四角，公大馬車行六十三圓，外欠酒錢二圓，又是什麼外國成衣店、煤炭店、米店、蠟燭店、酒店、洋貨店、綢緞店，花花綠綠的，煞是好看。王開化才曉得黃子文是「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」的了，心內大為詫異。回去告訴那班維新朋友，也有說：「他平日過於荒唐了，以致到這步田地」的，也有說：

「他如此沒出息，連我們面上也少威光」的，七嘴八舌，紛紛議論。

縮轉身來，再說田雁門自從那天上了輪船之後，坐的是頭等官艙，汽筒迭連響過了三遍，不多一刻，就起碇開船。一陣鈴聲，那輪船便如弩箭離弦，前往廈門等處進發。

田雁門用過晚膳，又抽了幾筒鴉片煙，家人們鋪好被褥，請他歇宿。田雁門寬衣解帶睡了下去。只是滿船的人聲嘈雜，夾著機器間內的乒乒乓乓一片價響，急切不能入夢。良久，良久，方始朦朧了一會。忽然覺得房門處有個黑影一閃過去，心想：「房門是關著的，為何看得見房門外走路的人呢？」心中一驚，睜開兩眼，見房門已是打開的了，家人們卻一個不在。

發了急，直著喉嚨叫了幾聲，始有個家人叫錢升的，遠遠接應著跑了過來。田雁門罵道：「你們這班王八蛋放著覺不睡，跑到哪裡去了？」錢升撇著嘴，一聲兒也不敢響。田雁門道：「房門開了，想是有人進來過了。你替我細細的查查看。」錢升道：「箱子是在箱艙裡的，不妨事的。只要看看零碎東西就是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拿了枝洋蠟燭，在各處照來照去，並不曾失落一件東西。及至照到房門口，腳下踢著一樣東西，豁啷一聲，錢升倒嚇了一跳。撿起來一看，原來是把鑰匙，什麼樣子的都有。錢升拿在手裡，問田雁門道：「老爺，這把鑰匙可是你的麼？」田雁門道：「我的鑰匙不是高福身上帶著麼？怎麼會到此地來？」說話之間，高福已經暗暗站在錢升背後了。見田雁門問到這句，便搶前一步道：「鑰匙在奴才身上呢。況且老爺的鑰匙，是一個樣兒的，這把鑰匙什麼樣兒都有，不要是輪船上的賊忘記在這裡的吧？」田雁門方才恍然大悟。又吆喝了他們幾句，吩咐他們：「從今以後，無論什麼時候，不許跑開。」

要是跑開了被我查將出來，捲鋪蓋替我上岸滾蛋！」家人們連連應了幾個「是」。順手將房門關上。錢升又撥了一張凳子，把門頂住，才從田雁門的牀底下，拖出行李來，就在地上攤開，息心靜氣的睡覺。剛剛躺下，錢升聽見有人在門外走來走去，又打了一個唿哨，只聽他低低的說道：「我的先生呢？」說了幾遍，錢升也不去理會他。

等到次日天明，錢升起來，到廚房裡打水洗臉，只見一個茶房跑過來向他說道：「你們昨天晚上撿著什麼東西沒有？」

錢升板著面孔道：「沒有撿著什麼東西。」那茶房道：「你不要作耍，還了他們吧，他們是不好惹的。」錢升覺得茶房話中有因，便細細的問他。茶房道：「他們的外號叫作水老鼠，專以偷竊扒摸為事，始終也破不了案的。你們昨天晚上撿到的那把鑰匙，就是他們的衣食飯碗，你要是拿了去，豈不是絕了他們的衣食飯碗麼？」錢升這才恍然。舀了臉水回去，便把鑰匙帶了出來，找到那個茶房，交還了他。又拉住了問他道：「我要打聽你一樁事情。」茶房道：「什麼事情？」錢升道：「我們昨天晚上，撿到了這把鑰匙之後，後來聽見有人在房門外連嚷『我的先生呢？』那時已是三更多天了，滿船睡的靜悄悄的，不消說總是他們那班人了。不然，誰還放著覺不睡，滿到四處的跑來跑去呢？這先生是誰？難道他們也有老夫子麼？」茶房撲嗤的一笑道：「你真糊塗！這先生是鑰匙的別號。如今你學了乖去，回來又好充內行了。」說罷，忙忙的去。錢升回到自己艙內，那時不過八點多鐘，田雁門正自睡得濃濃的。一直等到十二點鐘之後，田雁門方始伸腰而起。用過午膳，閒著無事，便銜了一根呂宋煙去找買辦談天。原來這輪船上的買辦叫做楊小汀，是廣東順德縣人，與田雁門同鄉，田雁門本來也認識他。及至到了買辦的房門口，一推門，早緊緊的鎖住了。問問茶房，茶房說在帳房裡又麻雀。田雁門再尋到帳房裡，見買辦楊小汀正和兩個帳房、一個副買辦又麻雀哩，見了田雁門，連忙讓坐。田雁門坐下，看他又麻雀，法兒甚是新奇：那時正有了點風浪，輪船一晃一晃的，他們又麻雀的桌子，用竹絲和插籬笆一樣插在上面，卻有兩面，每人面前二十一張牌，都砌在竹絲裡面，當中放了一隻升籬，每人十三張牌，都拿在手裡。對面一個帳房問道：「一筒要麼？」下家道：「不要。」

就把這一筒望升籬裡一丟，無論如何倒不出來。田雁門連說：

「好法子！好法子！」看了一回，這船越發晃蕩了，田雁門有些噁心，便辭了楊小汀，一路扶牆摸壁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在自己的牀上船下。覺得頭暈得很，側耳一聽，那邊房裡嘔的一聲，這邊房裡又哇的一聲，一時並作。如此約有一晝夜，方才到得廣東。

輪船下了碇，家人們招呼挑夫搬運行李，徑奔省城第七鋪自己家中。管門的看見了，飛風也似的進去通報。大太太隨即帶了五個姨太太，站在穿堂門口迎接。他那些姨太太，一半是谷埠紫洞艇上討來的，與近人做的詩所謂「青唇吹火拖鞋出，難近都如鬼手馨」的一般模樣。只有生病的這位三姨太太，卻是從上海窯子裡討來的，生得玲瓏剔透，所以能夠寵冠專房。

閒話休提。且說田雁門到得家中，先和大太太寒暄了幾句，又和各位姨太太招呼過了。洗過臉，用過午餐，便踱到三姨太太的房間裡來。卻是繡幃深掩，靜悄悄的鴉雀無聲，但聞一股藥香直鑽鼻觀。丫頭們忙向牀前通稟，說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

三姨太太才有聲沒氣的說：「老爺呢？」田雁門走近一步，丫頭掛上帳子，只見三姨太太一息慚慚，像書上所說的「西子捧心而顰，愈增其媚。」似的。田雁門問了幾句病情，便問請誰瞧的。丫鬢送上一疊藥方，田雁門逐張看去，無非是防風、荊芥、甘草、當歸之類，有一張用了左牡蠣、夜交藤。田雁門搖頭道：「太重了，太重了！」三姨太太接著說道：「我也說太重了，他們都說不妨事的，所以吃了下去，越加不好。」田雁門當下立起身來道：「你安心靜養吧，我去請一個有名的醫生來替你瞧，包管一帖就好。」三姨太太又微微的應了聲。田雁門囑咐了丫頭幾句，無非是「好好服侍，倘然違拗了，我要重處你們的。」那些話頭。丫頭們齊聲應諾，田雁門就出去了。

當夜大太太備酒接風。

到了次日，便去看了幾家親眷。那些親眷又來回看他，整整忙了兩日。第三日稍稍定了，便要替三姨太太去請名醫。無奈那些名醫他家都請過了，都不相上下，田雁門甚為納悶。忽然有個朋友對他說道：「現在太平門外樟溪大街有個醫生，叫做胡鑾來的，甚是高明。你何不去請他呢？」田雁門聽了這話，連忙打發家人，拿了請封，騎了快馬，請胡先生隨即到來。家人去了大半日，回來回復道：「胡先生說，請封是每趟二十塊，轎封每趟是四塊；但是多過一重門檻，要多加兩塊洋錢，要是上樓還得加倍。小的不敢作主，所以前來回復。」田雁門道：

「混帳東西！只要人病好，哪個計較這些！」那家人答應了一個「是。」騎了馬再去。田雁門以為這一下子胡先生總可光臨的了，誰知家人回來說：「胡先生已經出診去了。他們掛號的診，一共有六十餘家，論不定三更天四更天回來，只好明日的了。」田雁門聽了，急的暴躁如雷，罵那家人道：「都是你這王八蛋，二十塊、三十塊和他講價錢，要不然，他早已來了。」

都是你這王八蛋誤我的事。明天他細揭你的皮！」家人被罵，嚇得一溜煙跑了。

次日絕早，田雁門打發一個總管去，說是「務請胡先生立刻就來。」總管去了，回來說：「胡先生知道了。」田雁門這日本是要去掃墓的，為等著陪胡先生，祖宗也來不及顧了，在家呆呆坐著。看看日色平了西了，胡先生還是音信全無，急的連連跺腳。直

到用過晚飯，才聽見大門上播的一片聲響，胡先生坐著藍呢轎子，四個人打豐火把，照得通明雪亮。胡先生下了轎，氣喘吁吁的走到花廳上。田雁門朝著他深深一揖。胡先生拱拱手，嘴裡先說：「請坐，請坐！」一屁股蹲在炕牀上。

那時雖是八月天氣，廣東地氣又溫和，胡先生卻早戴上夾紗帽子，帽子上釘了一塊又桃紅顏色的披霞寶石。只見他先把帽子除下，在帽筒上一架，又從腰裡打子兒的京扇袋內掏出一把名人書畫的象牙骨扇子來，捏在手中，扇個不住，又掏出小手巾來擦腦門子上的汗。

田雁門剛要和他說話，他道：「我們先進去瞧一瞧病人再說。」田雁門只得引了他在前頭走，兩個家人照著羊角風燈。

進了中門，就是內堂，上得樓去，才是三姨太太的房間。胡先生走到牀前，坐將下來，說：「請出手來診診脈看。」丫頭們隔著帳子，把三姨太太的一隻手捧將出來，用小枕墊著。」胡先生起了三個指頭，按在脈上，便歪了頭，閉了眼睛，細細的凝了一會神，站起來對田雁門道：「我們外邊去說。」田雁門道：「可要看看面色跟著舌苔？」胡先生道：「不消，不消。」

田雁門只得又把他引到花廳上。

家人們早在紅木嵌螺甸的檯子上預備好紙墨筆硯。胡先生更無別話，坐到椅子上，提筆颯颯的便寫。寫完了，遞給田雁門道：「吃一帖再看。要是好了些，就連一帖；不好再來請我。」

田雁門道：「請教胡老夫子，小妾究竟是什麼病？妨事不妨事？」胡先生道：「方子上寫的明明白白的了。雁翁，你自己去看吧！兄弟實在忙得很，出去還有二十幾家哩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拱手道：「再會，再會！」竟自揚長走了。田雁門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。一回頭，看見胡先生一頂帽子還在帽筒上，便對家人說道「你去趕上胡先生，說他的帽子忘記在這裡了。」

家人答應著，如飛而去。又一個家人趕進來道：「胡先生去遠了，不必趕了。他明日想著，自然會來取的。」田雁門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，由他去吧。」順手拿起藥方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脈來沉細而數，審是陰血有虧，鬱怒傷肝，以致月事愆期，木火上升。故口苦微渴，治以養血疏肝法，即候諸大高明指正

廣木香五分熟地三錢炒枳殼一錢杭

甘菊錢半川芎錢半

青陳皮五分酒白芍錢半歸身錢半制

香附五分活水蘆根一尺

田雁門看了一遍，贊歎不置，說：「果然名不虛傳！」一會帳房過來說：「胡先生是二十塊錢的看封，四塊錢的轎封；走了九道門檻，二九十八埠；上了一重樓梯，是四塊，一共四十六塊洋錢。」田雁門道：「知道了。我只要病人好了就是了。」

錢是身外之物，算它則甚」當下家人又飛風也似的去打藥。打得藥來，田雁門親自監督他們煎煮。三姨太太服了下去，也不見什麼效驗。問她自己，不過說是略為鬆動些，田雁門便連贊良醫不絕。

且說這太平門外樟溪大街上胡鑾來胡先生，本是個秀才，因為教書沒有人要，學了醫生。俗諺說的好：「秀才作醫，如菜作齋」，這是極其容易的。胡先生天分又好，讀了什麼《湯頭歌訣》，不消二十遍三十遍，便已滾瓜爛熟。後來又從了一位名師，據說是葉天士的嫡玄孫，叫作葉禮仁，本領著實高強，自收了這個徒弟之後，悉心指授，拿了許多《筆花醫鏡》、《金匱秘要》、《仲景傷寒論》，叫胡鑾來仔細揣摩。不上三年，居然出手，便掛了招牌。在這廣東省裡，醫活了的人固然不少，醫死了的人也實在多。有些膽小的，聞風而懼，以致胡先生生意十分清淡。他便發了個狠，說是要有人請他，非敲他了一個大竹槓不可，不然情願躲在後面屋子裡剔指甲。叫掛號的胡吹亂嚷，說是今天有幾十家，明天有幾十家，好等人家相信。他的掛號的，是他的表弟，就連四個轎夫，都是他的姪子和他的兒子。出門起來，華冠麗服；回到家中，只剩一件舊棉袍子，肩頭上還打了兩三個補釘。這天田雁門請了他去，他發了一注小小的橫財，滿心歡喜不盡。因為要故作匆忙的樣子，特為把帽子留在他家。到了第二天，叫大姪子就是當轎班的田雁門家中去取。誰知田雁門的門口作起刁來。